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三

周書

金縢

金縢者蓋因金縢之冊以名篇也。蔡氏謂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是也。

述曰。金縢篇。惟冊祝則周公作之爾。其餘皆史文也。書序云。周公作金縢。此於義未悉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繫二年於既克商後者。蔡氏謂見其克商未久也。此周公

所以憂武王疾而請代之繇也。弗豫。不安也。

逃曰。詩幽譜疏引鄭言武王云。文王終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鄭本文王之年言之。非也。其言有疾在伐紂之後二年。是也。蓋不數伐紂之年也。書疏引王云。克殷明年。繇王言之。則經何不云惟克商二年乎。釋詁云。豫。安也。說文引豫作悆。謂喜也。史記作不豫。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以政爲言。於經病添文矣。易云。豫。順以動。豫六五云。貞疾。言疾之不豫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爲去聲

二公者。史記謂大公召公也。穆。如昭穆之穆。陳氏謂穆者幽陰深遠之意。是也。易曰。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

穆卜。苟事旣彰明。安用索之幽陰深遠乎。故下文曰。其勿穆卜。戚憂也。言卜疾則先王憂也。蓋託辭以止之。大音太

述曰。穆。史記作繆。蓋古通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二公欲就文王廟卜。蓋鄭以爲穆考文王也。然經言穆不言考。先王之爲穆者不一也。釋訓云。穆穆敬也。詩烝民毛傳云。穆和也。蔡傳引李氏云。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繇是言之下。文曰。其勿穆卜。則窒矣。言勿卜則可也。言勿敬勿和以卜。不可也。今攷於禮。凡廟中太祖東嚮。其羣主合食於太祖者。南嚮曰昭。北嚮曰穆。蓋南者陽明。故曰昭。北者幽陰。故曰穆也。周書文酌篇云。三穆。其三曰。龜從惟凶。蓋惟思也。龜從猶思其凶。言旣卜而穆敬也。非此所謂穆

卜也。陳氏者。櫟也。元史有傳。引易者。繫辭傳文。戚。憂。詩小明毛傳義也。禮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記所言。蓋好事者因金縢而爲之說爾。武王疾瘳後三年而終。此言文王與爾三之所繇也。互詳大誓篇目疏。書疏引鄭云。戚。憂也。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繇鄭言之。則周公又奚爲自卜也。書疏難鄭云。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或曰。戚。近也。猶禮

言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孫氏以爲近穆考先王也言當遠及三王此緜鄭說而變之於文未適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墠音善植音置大音太

功事也言自以爲己事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者三王之位也三壇在墠中故同墠也周公爲所立壇於三壇之南方言北面者三壇南嚮也植鄭氏謂古置字秉執也璧圜珪方禮神之玉秉而置之互文也蔡氏曰二公卜武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卜於宗廟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也

述曰。功事詳堯典疏。禮祭灋鄭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疏引鄭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於唐石經不作于。其古本。今無繇稽也。論語云。植其杖而耘。漢石經論語植作置。蓋植爲古文。置爲今文也。鄭義見書疏。僞傳云。璧以禮神。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非也。珪與圭通。詩雲漢云。圭璧旣卒。皆以禮神也。下文所以言屏璧與珪也。或曰。禮稱支子不祭。周公不告廟而爲壇以告者。支子之禮也。今攷禮則然矣。顧周公由斯禮者。何哉。非蔡義無以知周公之意也。蓋禮之變而正也。太古通太。据諸經引大誓可推也。唐石經作太王。從衞包之改爾。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

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遘工豆反 屏必逞反

史者。祝史也。周公自以爲己事。則周公作冊。而史祝之也。某者。諱武王名也。禮曰。廟中不諱。是冊稱元孫發矣。鄭氏謂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遘遇。厲危也。丕大也。元亦大也。蔡氏謂丕子。元子。是也。武王者。大王王季之孫。文王之子。或稱元孫。或稱丕子。互稱以省文也。責。謂責其事天也。故下文以能事爲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三后在

天。故言天責三王也。旦。周公名也。仁者。仁親也。祭瀆。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故三王皆統稱曰考也。鬼。人鬼也。謂三王。神。天神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見三王能事天矣。故周公請代。必順三王而能事鬼。然後能事神也。左傳言王追命衞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亦斯意也。言武王遇危虐將死之疾。如爾三王。是有元子事天之責于上天。請以旦代其身死。我仁而順我考。能多幹事之材。多執事之藝。能事人鬼天神。乃元孫不若旦能矣。言宜代之也。蓋質言於至親之前。非自伐也。敷。徧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謂重命也。蔡氏謂卽帝庭之命也。墜命。謂武王死也。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

徧助四方。用能保定爾三王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乃歎元孫無死。而墜天之所降重命。我先王亦長有所依歸。蓋今之有責。初之降命。皆天也。三王在天。當使代責而無墜命矣。卽就也。歸俟爾命者。俟代死之命也。稱爾稱我者。蔡氏謂無異膝下語其親也。屛藏也。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蔡氏曰。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是時天下未安。使武王死。則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死以輸危急。故卒得命於三王。今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鬼神。而況於周公之聖乎。○陳氏曰。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於昭之於音烏

述曰。冊義詳洛誥疏。某史記作王發。据冊文之實也。引禮者。曲禮文。鄭義見書疏。謂成王讀之者。据下文啟金縢之書也。遘古通姤。易姤彖傳云。姤遇也。易乾九三云。夕惕若。厲。无咎。文言曰。雖危无咎矣。則厲者危也。蔡傳云。厲惡也。此詩瞻卬毛傳義也。今不從者。惡疾非所以言武王也。丕子。史記作負子。後漢書隗囂傳云。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段氏云。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此言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也。如段氏言。死於有咎。豈所以言武王邪。白虎通云。諸侯疾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何注云。諸侯疾曰負茲。蓋茲者子之聲轉也。今攷於經。如以負子爲疾稱。則經當

曰若爾元孫是有負子之責于天矣。今曰若爾三王。義不貫也。書疏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蓋鄭以子爲予弗子之子。繇鄭言之。則方曰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何遽曰以旦代某之身乎。亦義不貫也。丕。大。釋詁文。易云。乾爲君。又云。大哉乾元。詩六月毛傳云。元。大也。僞傳云。大子之責。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蓋僞傳襲馬義也。大子。猶元子也。蔡義與馬同。如不以元子言之。則經文惟言元孫。是從大王王季爲稱。而遺文王也。晁氏以道云。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言上帝責三王以侍子。侍子者。武王也。此其說。朱子嘗稱之矣。然以丕子爲侍

子。於文未適也。蔡傳云。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蓋蔡未得其說。而添文以釋之。遂有是疑爾。引詩者文王及下武文。大學云。舅犯曰。仁親以爲寶。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周官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自事鬼而事神也。引左傳者。昭七年文。陟猶顧命新陟王之陟。恪猶詩執事有恪之恪。言陟死而恪敬也。予仁若考。論衡引與今本同。史記作旦巧。蓋異文也。敷徧。詳堯典疏。史記集解引馬云。布其道以佑助四方。馬釋敷爲布。而以其道言之。於經病添文也。寶。史記作葆。蓋古通也。即。就。釋詁文。

說文云。屏蔽也。蔽之者藏之也。孝經云。親生之膝下。言愛而未嚴也。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蓋爾者命龜之辭。孫氏以言此經。於文未適也。上文固稱若爾三王也。詩思文云。莫匪爾極。爾稷也。詩酌云。實維爾公允師。爾武王也。姚氏据之。謂稱爾者冊祝之辭。是矣。然冊祝者何以必若斯乎。至親無文。從其膝下之質也。史記集解引馬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今不出之者。經言爾之許我。則武王當愈。既獲命矣。又何俟邪。所俟者代死之命爾。命之代死者我當死。故歸而俟焉。書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鄭答曰。君父病困。忠臣孝子不忍默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

命。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鄭志之言。蓋禮
所謂疾病行禱五祀之義也。以言周公請代。則不如蔡義
之悉矣。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云。周公誠心欲代
其兄。豈問命邪。僞傳云。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敍臣子
之心。以垂世教。緜傳言之。是姑以爲教爾。豈知天命者哉。
夫聖人無姑以爲教者也。唐書孝友傳云。鄭潛曜母代國
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頮面。主疾
侵。刺血爲書。請諸神。句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不化。翌
日主愈。凡史傳中若此類者。亦孝通之徵也。左傳云。輸粟
輸者轉也。史記云。轉輸。今言轉危爲安也。陳氏者經也。宋
史藝文志著錄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三龜者。三人卜也。禮曰。占者三人。習重也。籥者馬氏謂藏卜兆書管也。蓋三龜而一皆重吉。所謂王其罔害也。開管見卜兆書。乃并周公是吉。所謂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也。曰者周公自言。而史與百執事聞之也。體兆象也。詩曰。體無咎言。請代而并不死。故曰新命。不言新命于天者。卜以卽命三王。由三王以請命于天。故以三王為言也。圖謀也。易之坤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又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周公言惟永終是謀。謂謀終王事也。一人。馬氏謂天子也。王不死。周公并不死。得佐天子謀。故言此所俟命。是三王能

念子天子一人也。

述曰。引禮者。士喪禮文。鴻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卜稽之道也。或謂三王。故卜三龜。非也。周官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體者。周官占人所謂君占體也。頌者。卜兆書也。易彖傳云。習坎。重險也。則習者。重也。馬籥義見釋文。月令於孟冬云。愼管籥。言愼藏也。冬。司藏者也。并。論衡引作逢。蓋逢者。并之聲轉也。史記訓遇吉。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書疏引鄭云。占書亦合于是吉。鄭訓并爲合。非也。經言習吉。又言合吉。不辭費乎。如不以并周公爲言則周公請代。其死歟。其不死歟。經無文也。經不曰王新命

于三王。而曰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何也。若代死矣。何能惟永終是圖邪。史記云。周公入賀武王曰。此以公曰爲入賀之辭。非也。周公旣卜。不當使武王知也。周官占人鄭注云。體。兆象也。引詩者。詩氓文。圖謀。釋詁文。馬一人義見史記集解。白虎通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當一人爾。臣下謂之一人何。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爾。材。古通纔。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瘳敕留反

公歸。自壇而歸也。冊。史所祝冊也。匱。所以藏卜書也。縢緘也。以金緘之。周官占人。凡卜筮。旣事。則繫幣而比其命。言以其命龜之辭。得命之兆。皆書于冊。繫以禮神之幣。比而

兮藏焉。蓋納此匱中也。蔡氏謂周公卜吉啟籥見書者。啟此匱也。成王欲卜啟金縢之書者。亦啟此匱也。非周公始爲此爲後計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疾瘉也。㲉古繫字比毗志反瘉音愈

述曰。說文云。縢緘也。㲉與繫通。釋詁云。翼敬也。釋言云。翌明也。郭注引此經。翌不作翼。或曰。今本從衛包之改爾。或曰。說文云。昱明日也。翼與翌通。皆昱之假借也。其今古文異歟。翌亦作翊。說文云。瘳疾瘉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喪去聲孺如樹反

武王之崩。在旣克商五年。蓋疾瘳後三年也。管國名。叔鮮

封于管。其羣弟者蔡叔度霍叔處其所羣之弟也。稱及者明管叔爲罪首也。列子曰。四國流言。蓋管蔡商奄。皆流言也。然商奄繇於管蔡。而管叔則其罪首焉。流言者流播其言。如無源之水也。孺子幼弱之稱。謂成王也。蔡氏曰。管叔武王弟。周公兄。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管叔覬覦。故流言以危動也。鮮平聲處上聲覬音冀覦音俞

述曰。史記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封禪書記年之失也。周書明堂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此讀既克紂絕句。六年屬下讀。與讀既克商二年絕句不同。蓋幷克商之年數之。故曰六年。今据多方所謂五祀者。其於此六年。數克商之年。而不數

其畔年。則此當從上文以言五年。不數克商之年也。詩幽譜疏引鄭云。武王疾瘳後二年崩。時年九十三矣。此鄭從記而推之爾。如其說。則無逸何以不數武王之年乎。雖享國無多。獨不可於所謂克壽者言之乎。史記云。文王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周書作雒篇云。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所謂三監也。管國。今在河南開封府鄭州。孟子云。管叔以殷畔。獨稱管叔。蓋罪首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羣者無不盈三也。管叔及其所羣之弟二人。則三矣。或曰。三監者管蔡二。與祿父

而三皆監殷也。蓋不及霍叔焉。非也。經何不言及其弟而
言及其羣弟乎。禮儒行云。聞流言不信。今成王則不信者
也。史記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
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今攷於經。
啟金縢之時。成王既弁。則武王崩時。成王雖少。非在强葆
之中也。强葆猶襁褓也。互詳大誥篇。說文云。孺輸也。輸尚
小也。蓋輸者弱之義也。懦从需。孺亦从需。故爲弱也。需者
須也。懦夫心弱。有所須也。孺子年弱。有所須也。此需之以
弱言者也。釋言云。孺屬也。蓋有須於子者。則屬之矣。故詩
常棣云。和樂且孺。此需之不以弱言者也。繇是推之。說文
云。儒柔也。其執弱之義而失之乎。夫儒人之須用者也。周

官大宰云。儒以道得民。瀞言云。通天地人曰儒。蓋人之須用者也。故易彖傳云。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儒从需。蓋聲䌛義生也。此光需之不以弱言者也。故六書之義。君子觀其通焉。詩邶鄘衛譜疏引鄭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是不然也。白虎通引此經而說之云。喪者亡也。不直言亡何。爲孝子心不忍言。此以爲旣亡也。鄭以爲免喪。蓋失之矣。且居攝者攝位而非攝政也。春秋之所不與也。周公如居攝。果不利於孺子矣。管叔之言。正言也。非流言也。則管叔之忠也。孟子何以謂之畔乎。史記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疑之云者。非其畔之罪名也。

左傳以管蔡甚閒爲言。蓋閒之也。非疑之也。覬覦所繇生也。桓二年左傳云。下無覬覦。謂無希望也。管叔能乎。經文於國。於孺子。與上文於南方。於不作于。在金縢篇中而異矣。唐石經及注疏諸本皆然。段氏云。蓋相承如是。唐石經毛詩。于或作於。如於我乎夏屋渠渠。於女信處。是也。段說然矣。顧周易春秋。于字皆一例。書例當同。況同在一篇。尤不宜異。唐石經則連文且有異者。如孝經通於神明。光于四海。是也。此蓋非古本也。今本左傳。于於之異尤多。釋詁云。于於也。義同。故傳者多異文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匹亦反

辟治也。管叔畔而流言。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周公言我之

不治。則我無以告我先王。其告二公者。二公輔政大臣。二公不疑。則成王不疑矣。○謹案鄭氏讀辟曰避。其言居東者。避之也。蔡氏從之。蓋以爲管叔之畔。在居東二年之後。其初則流言云爾。而遽治之乎。且成王方疑周公。無緜請於王而治之也。是不然矣。左傳曰。周公爲大宰。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武王既喪。周公以大宰攝政。古之制也。今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是畔而流言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流言者。謂周公之將而誅之也。史之書其流言也。明其畔周而爲亂也。周公治之。治畔亂也。所以安其君而報先王也。非爲一己也。避不卽治。則畔亂遂成。先王其不血食矣。況避之二年乎。是故周公奉王

命東征。此公羊傳所謂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大誥曰。肆朕誕以爾東征。史記以爲成王命周公誅之者。此也。此禮所謂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歲十二月。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二年。又作師旅。攻殷。辟三叔。故辟者作師旅而治之也。二年又作。則元年既作。明矣。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閒王室。又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其辟之謂與。繇是言之。居東二年。固東征也。苟避而居東。則鴟鴞之詩。其在未誅管蔡之先矣。其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何哉。毛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蓋鴟鴞者東征後之詩也。然則

王何以遽命周公東征乎。君奭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謂召公受武王之顧命也。詩曰。維師尚父。謂武王之尊大公也。成王必不改焉。此周公所以必告二公。而不遽告王也。王命周公東征者。二公之力也。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二公在內。其必為十夫翼矣。荀子曰。二公能持周公。豈不然哉。李氏謂成王聞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以為不如漢昭帝之不疑將軍霍光也。則未察成王固有所以不疑周公者也。夫所謂疑者。非佗也。謂孺子王疑周公之不利也。大誥東征。則授周公以天下之兵矣。此貧其不利之大也。使二公無能持之。而孺子王稍疑之。雖東征焉。亦命佗人爾。周公其能東乎。大宰大公之大音太辟兄無辟之辟音避惎音忌閒去聲

蔡蔡叔上蔡字素葛反尚父
之父方武反音甫跋音拔

述曰。辟。說文引作辥。謂治也。治或作法。段氏云。辥法也。不作治。辥从井。說文刑字下引易說云。井者法也。辟治也。从乂。蓋乂治也。其用畫然。今攷古文多假借。且以法治之。亦義相因也。詩皇矣云。啟之辟之。言治地也。井地所以治也。今言治者。猶漢書言治梁獄治淮南獄也。文六年左傳云。辟刑獄。杜注云。辟猶理也。蓋理者治也。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師旅之征。則治之以大刑也。釋詁云。辟法也。僞傳云。我不以法法三叔。或曰。傳下法字。殆治之譌也。不然。則不辭。釋文云。辟鄭音避。蔡傳從鄭。本乎朱子者也。朱子暮年。與蔡氏帖。以辟說從鄭爲言。且謂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自是如此。故蔡從焉。然朱子鴟鴞傳云。東征二年。乃作此詩。則不從鄭矣。詩傳亦未嘗追改也。將以舜之南避。非處畔者歟。詩傳其終叶於經歟。史記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繇遷言之。則經當曰我之弗辟。我將以告我先王矣。引左傳者。定四年及昭元年文。大宰猶冢宰也。釋詁云。冢大也。太讀曰太。亦大之義也。杜注云。惎毒也。釋文云。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反。說文作𥻆。杜注云。蔡放也。引公羊傳者。莊三十二年文。互詳大誥疏。引禮者。曾子問文。詩大明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大師也。鄭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李氏者。德裕也。唐書有傳。其論則通鑑漢紀引之。蓋與漢書

昭帝贊不同。狠跋者進退皆難也。然周公之難。豈成王使之然。李氏之論。猶未察也。詳下鴟鴞疏。立政云。孺子王矣。謂成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宗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此言畢定者。非也。奄不平於二年而平於三年。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是也。若魯世家所謂管蔡者。卽罪人也。所謂遂誅及放者。卽斯得也。豈不在居東二年乎。蓋居東者東征也。破斧之詩曰。周公東征。詩自美周公者言之也。今曰周公居東。史自周公言之也。東征者周公所不忍言也。史方敘

周公之言。故居東者自周公言之也。既曰。周公居東二年。又曰。則罪人斯得。是東征在居東中矣。史之爲文。蓋若春秋之微而顯者也。不言殺武庚者。重誅罪首也。

述曰。釋文云。馬謂避居東都。今攷流言之年。未有東都也。詩豳譜及鴟鴞疏引鄭云。居東者出處東國。以須君之察己。罪人。周公之屬黨。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今攷鄭言須察者。据春秋冢古人臣待放于郊之禮也。墨子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或曰。關者管之聲轉也。左傳掩餘。史記作蓋餘。釋言云。弇蓋也。掩亦作揜。與弇通。弇與奄通。則商蓋即商奄也。此鄭言避居之徵也。然如墨子言。則居東之後。鴟鴞

之詩。所謂旣取我子者。不得以誅管蔡言之。違於詩矣。此孟子所謂好事者爲之也。鄭鴟鴞箋。以取子言罪其屬黨者。不已鑿乎。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縣鄭言之。將周公自救其屬黨爾。非救亂也。且如是。則史當目之曰其黨人。不當曰罪人矣。徒曰罪人。何以辨其爲周公之屬黨乎。列子云。周公居東。誅兄放弟。則墨子非也。當是時。商奄方畔。周公奉王命征之。東處于商奄。則討賊之宜也。辭三公而處于畔人之國。徒自陷于賊也。周公必不若是之愚矣。歸禾序云。唐叔得禾。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史記則謂歸于兵所也。蔡傳云。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未知罪人爲誰。二年後。始知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今攷史之書流言者。其先目而言之。則曰管叔及其羣弟。所以著罪人之名也。非未知其人也。其後統而言之。則曰罪人。蒙上文之辭也。繇蔡言之。則史之爲文。其先當曰有流言于國者。而管叔之名。當書於二年後矣。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書疏引王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鎭撫之。其言東征。是矣。然四國皆東也。東征則非能居洛已也。經何不曰居東洛乎。畔與叛通。成十四年左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言其文微。其義顯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尺夷反 鴞于驕反 誚在笑反

于後者得罪人之後也。貽遺也。鴟鴞鸋鴂。惡鳥也。朱子謂詩託鳥言。鴟鴞取我子。比武庚敗管蔡也。周公以爲旣痛鴟鴞。迨今而後。必未雨而謀其室。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蓋周公所以于後貽詩者。欲成王毖其後而救亂也。史記敘其詩於東伐二年。歸報成王之時。是也。未猶大學言未有之未。誚讓也。言未敢誚讓者自其心言之也。二公旣持之于先。公又以詩諭之于後。蓋王亦未敢誚讓公矣。言亦者。史意中先有王執書以泣之事。以爲其時非及此事。而亦未敢誚讓也。言王固不以流言疑周公也。論語稱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蓋子貢先自有惡。故所問以亦有惡發端焉。其爲文同也。○謹案

經曰。王亦未敢誚公。此史之特書者也。蓋示天下以成王之明也。詩序曰。鴟鴞救亂也。此子夏所傳之序。與史文不同而實皆同。言此懲管蔡之亂。而救亂于未形也。則非周公以王未知而遺詩矣。而序又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非子夏所傳之序。與史文若同而實不同。序言王未知者。蓋失乎史所謂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者也。史所謂弗及知者。在昔而不在今。非疑於流言也。謂弗及知其乞代武王之死也。此以死勤事之勞也。然公不使人知。雖成王之明。烏得而及知哉。故弗及知者。王之自責云爾。非天所繇動風雷之威也。天動威之繇。則在公乞代死之勤勞。而被流言者矣。

久而不彰。可乎。故王執書以泣。此感傷也。非悔痛也。言悔痛者。始疑而終不疑。皆滑於詩序王未知之失也。繇是推之。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是也。而又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則非矣。九罭序同。故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而又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皆以爲王疑於流言而王未知也。與王弗及知其乞死者。皆絕不同。如以乞死言之。則朝廷之史與百執事。非不知也。夫狼跋爲進退有難。何哉。謂夫進而辟之。則兄弟之難。退而弗辟。則君臣之難。豈遠近進退之難邪。使難於王未知也。史記何以言周公奉王命東伐邪。大誥稱王命之言。皆至明也。使王未知而爲是言。是矯王命也。二公

聖人。必無是也。王察二公之矯命。將疑其與周公爲不利矣。是二公自取其疑。反無能持周公也。周公亦必不受矯命也。以是推其稱王命者。必非王未知也。且周公旣東。王受嘉禾。史記何以言王命歸禾于兵所邪。歸禾者信而喜之也。故謂王未知者。其失皆自鴟鴞序啟之也。鄭氏從序。於是乎以王未知爲疑周公矣。於是乎以罪人爲周公之屬黨矣。遂爲之說曰。王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經無欲誚之文。而鄭添之。則成王不疑周公之心。無以白於天下矣。漢劉氏傳魯詩。而通於金縢。則無毛詩序所謂王未知者也。故其上封事曰。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驩兜與

舜禹雖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蓋謂成王不疑於流言。其明與堯之知人比也。洛誥言周公曰。不迷文武勤教。成王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蓋成王學于周公者也。故大戴禮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緥之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此其幼學可知也。以成王之性。幼而得聖人以爲教。雖當既弁。其明固若斯矣。漢書昭帝贊。言流言之變。成王不疑周公。從劉氏義焉。其義固明乎史之特書者也。嗚呼。史知天下必有謂王感風雷之變而始未敢誚公者。故於其未感也。而先書之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之

明屬世不得而沒之也。史之爲文。至矣哉。遺唯季反鸋音寧鴂音決有惡之惡烏路反矯驕上聲勝平聲大保以下之大皆音太

述曰釋言云。詒遺也。貽與詒通。鄭破爲怡。非也。釋鳥云。鴟鴞鸋鴂。王逸楚辭注。以爲貪鳥也。貪則惡矣。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云。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固其巢。不託於大樹茂枝。反繫之葦蕳。風至蕳折。巢覆子破。此其病也。此與荀子言蒙鳩者同。陸璣詩疏。謂之巧婦。皆不以爲惡鳥也。然說詩者以我子爲鴟鴞之子。則詩何以言鴟鴞取我子乎。且自危其巢。非周公安王室之義也。引朱子者。詩傳義也。詩小毖云。予其懲而毖後患。蓋成王懲是而毖之矣。誚史記作訓。蓋異文也。訓者。以其非而正之也。廣

雅云。訓順也。孫氏以言此經。非也。王順公。不當言敢順也。

段氏云。訓者訠之譌也。古信字。從言從立心。蓋王亦未敢信公也。此不殆於竄經邪。說文云。詌古文譙。引此經言之。方言云。譙讓也。僞傳云。成王疑周公。猶未悟。欲讓公而未敢。傳猶鄭說也。寤與悟通。鄭說見詩鴟鴞疏。劉氏者向也。漢書附楚元王傳。蓋傳言王少時。與魯申公受詩於浮邱伯。向者王之後也。故傳魯詩。向所爲列女傳說苑新序諸書。其引詩者。今可攷也。而鴟鴞則無聞。孟子趙注以鴟鴞爲刺邠君。或曰。其魯詩歟。以趙注引小弁者謂伯奇之作。亦魯詩也。然以爲刺邠君。是鴟鴞說無與於成王。既若班氏所謂非其本義矣。而非所謂魯爲近之者也。或曰。周公

託於邠君而告成王。將有近焉。亦意言之爾。非有向所引者徵文也。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云。此魯詩也。而欽說管蔡流言者云。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其義亦如向上封事者。則魯詩鴟鴞說。必不以王未知爲義。蓋與毛不同。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又云。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然毛詩序或違乎經。則不皆子夏所傳矣。晉武公。列爲諸侯。篡也。毛詩序云。無衣美晉武公也。此所謂所美非美然也。其不爲失之大者乎。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其曰大序者。統言詩三百者也。統之乎關雎之始也。其曰小序者。分言詩三百者也。蓋詩序傳之子夏。而不皆子夏所傳者

也。緜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其傳者之異。有若高子然。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在管蔡之先也。而常棣序云。閔管蔡之失道。何也。皆傳者之異也。後漢書云。衞宏作毛詩序。此其後焉者爾。傳者之異。固不在是也。不已在秦漢之先乎。然則鴟鴞諸序可不辯歟。夫毛傳之釋鴟鴞也。於序所謂救亂者得之矣。而於序所謂王未知者則不言也。其不言者。將其自作邪。凡毛傳皆不訓序。明序有其自作者存也。朱子辯序詳矣。而辯鴟鴞序云。此以金縢爲文。最有據。則於王未知之說。蓋與毛同。詩序云。伐柯。美周公也。蓋其時周公居東。成王親迎之也。史所謂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者。東人

其喜之矣。安見喜之者不美之乎。詩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毛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是也。中庸云。義者。宜也。又云。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國家之禮。所以爲宜也。易云。妻道也。臣道也。君用禮其臣。猶夫用禮其妻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毛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此毛以中庸釋此詩者推之也。禮者。以人治人。而求其宜則焉。猶執柯以伐柯也。毛傳云。踐。行列貌是也。我者。東人自謂也。覯。見也。此釋詁義也。之子者。是子也。謂周公也。籩豆者。饗禮宜之。燕禮宜之也。成王既至。則禮乎周公矣。東人

見周公者。所以歌其籩豆粲然也。鄭箋云。朝廷羣臣。或於管蔡之言。疑於王迎之禮。此鄭從序所謂朝廷不知者而爲之說爾。當是時。朝廷羣臣。不有二公乎。不有史與百執事乎。若斯二三聖人君子。猶謂之不知乎。鄭箋云。王欲迎周公。當以燕饗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此鄭以東人實見之禮。而轉爲虛望之辭。通詩於書。非其實也。以詩攷之。則病添文矣。詩序云。九罭。美周公也。蓋其時成王親迎周公。王既至而未踐奄。東人則願公之留師也。王既踐奄。東人則願公之留行也。斯以爲美焉。詩云。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毛傳云。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是也。言東方小邑。

利見大人。蓋服上公之服者也。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蓋鴻鴈者秋旅而南來也。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今賦而比焉。鴻飛循渚。適次南居。東征二年之秋也。無所者無成功所也。大誥云。天閟毖我成功所。僖三十二年左傳言勞師者。亦言勤而無所也。女者東人相謂也。莊三年左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左傳疏云。再宿得相信問也。今惟言信者。暫留而不敢多之辭。謂雖一二日。亦其幸也。猶永朝永夕之意也。蓋以金縢推之。二年之秋。其先則罪人斯得焉。是東征四國。管蔡商皆平。而奄猶未平也。大傳所以謂三年踐奄也。奄者數畔之國。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此在武王時。雖討之。非遷之也。今又從管蔡商而畔。苟不平之。豈大誥所謂成功所乎。當是時。王既至矣。東人不知王之將踐奄也。且憂公未卒成功而王迎之以歸也。故相與言曰。今公歸則無成功所矣。幸於女再宿而留師乎。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此東征之成功也。東人至此。然後釋無所之憂爾。朱子云。公歸豈無所乎。以詩攷之。亦病添文矣。例之下章。奚可曰公歸豈不復乎。詩云。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蓋鴻雁者春歸而北來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雁北鄉。孟春之月。鴻雁來。今賦而比焉。鴻飛循陸。瞻道北歸。東征三年之春也。蓋以多方推之。王來自奄。迎公以歸。曰惟五月。蓋夏三月矣。伐奄而

卒成功。必三年之春也。故相與言曰。今公歸則將不復來矣。幸於女再宿而留行乎。詩云。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依依不忍舍之辭。是以者總上文得見之幸。無所之憂。不復之決。而申結之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蓋公因用師而來。願王無以之遽歸也。以古通與。毛傳云。鴻不宜循渚也。周公未得禮也。又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此毛從序所謂朝廷不知者而爲之說爾。蓋其初公未得歸。猶伐奄故也。非未得禮而無所也。非欲與歸而無以也。通詩於書。亦非其實也。詩序云。狼跋。美周公也。蓋周公辟管蔡。進退不自失焉。詩云。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云。興也。跋躐。疐

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繇今攷之。傳言進退有難。其象宜矣。然以狼不失其猛而興周公不失其聖。非詩之擬於其倫也。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此先公且稱爲先王矣。今稱成王。而猶曰公孫乎。此毛從序所謂王不知者而爲之說爾。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以爲行戒。蓋屨飾也。鄭箋云。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復成王之位。遁辟成功之大美。此鄭惑於居攝者也。故以孫爲復位焉。今攷論語云。危行言孫。又云。巽與之言。蓋孫古通巽也。孫順也。此禮學記鄭注義也。

廣雅云。巽順也。論語云。孫以出之。易云。巽爲進退。故曰巽以行權。蓋孫者行權之順也。周公辟管蔡。進退行權。其義皆順。公之孫也。有大美焉。赤舄者衮衣之屨也。進退之所行也。此詩之興、反興也。言狼則進退之難而自失矣。今公於管蔡之亂也。以言兄弟之私恩。將進而辟之則難。以言君臣之公義。將退而弗辟則難。而公則處之不自失者。公行權之順而大美。其赤舄進退几几然也。朱子云。孫讓也。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賊之口。得以加乎公。其立言亦有法矣。朱子之說。殆自春秋而推之者歟。春秋之法。日爲月侵。書曰。日有食之。不使陰侵乎陽也。然

謂日有食之。雖不言月。則固有食之者矣。未嘗言日之自晦也。爲其非書事之實也。耳與爾通。詩云。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此亦反興也。言狼老而貪殘。進退之難。終受狼之惡名矣。今公以國之元老。辟罪人以告先王。進不失忠臣之名。退不失孝子之實。公行權之順而大美。德音終不疵瑕也。朱子云。德音猶令聞也。若此者。伐柯諸詩既明。然後鴟鴞序可辯也。詩之辯既明。則金縢之史可明矣。邠與豳通。𢘫命者。若史記汲黯傳所謂𢘫制也。引大戴禮者保傅篇文。緥與褓通。禮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蓋幼

學之徵也。引詩者敬之文。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秋。居東二年之秋也。穫。刈穀也。雷。霆也。偃。仆也。弁。朝服也。王弁則已冠矣。左傳。晉侯謂魯襄公。年十二而可以冠。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則天子之禮可推也。則喪冠非娶之禮亦可推也。大戴禮稱成王冠辭。祝之曰王。不曰大子。蓋喪冠也。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此宜冠之年也。即位則宜行成人之禮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歲十二月崩。則此二年之秋。成王年十五矣。迨周公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

開金縢之書。將卜天變焉。周官大祝六祈。其六曰說。今所得之說。即所祝之冊也。（霆音廷冠去聲大子大祝之大音太洊音薦）

述曰。說文云。穫刈穀也。又云。偃僵也。仆猶僵也。漢書周舉傳注。引洪範五行傳。雷作雨。論衡同。史記云。暴風雷雨。今攷下文云。天乃雨。反風。明始不雨也。隱九年穀梁傳云。電霆也。此釋天所謂疾雷爲霆者也。易繫辭傳云。鼓之以雷霆。噬嗑象傳云。雷電合而章。禮孔子閒居云。風霆流形。今其大合以至者也。弁。史記訓朝服。周官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眡。古視字。禮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引左傳者。襄九年文。詩摽有梅疏。引許氏異義云。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

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也。鄭於此無駁焉。隱元年公羊疏。引異義云。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言弁。明已冠矣。謹案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已冠。是喪冠也。蓋許氏疑之也。今攷雜記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蓋喪冠者成人之禮。非娶也。然古尚書說不言武王以十二月崩。則於喪數不明矣。其言年十四者。不察居東二年也。賈誼新書云。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此言卽位者非也。蓋二十則卽政爾。大戴

禮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雝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雝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此祝而稱王。則武王既喪矣。其喪冠之辭也。佞或作年。猶公羊傳以佞夫爲年夫也。書疏文十二年穀梁疏引鄭云。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今不出之者。鄭言王年十五。蓋据大傳。言康誥孟侯年十八而推之。其所据者非也。鄭言爵弁。亦意言之爾。周官司服。無徵文也。禮檀弓。言天子哭諸侯爵弁緇衣者。非其例也。荀子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緜是推之。蓋十二者言其始。而必無踰十九者歟。引易者震象傳文。說卦云。震爲雷。程子云。洊重也。上下皆震。雷重則威益

盛。是也。鴻範云。蒙。恆風若。僞傳以言此經。失之矣。風雷之威。天爲流言於乞代死之勤勞者怒也。非怒乎王信流言也。成王大誥東征。不疑周公。非蒙也。秋大熟而遽風。非恆也。說。一作簡。此史記集解据徐廣言之也。周官占人注引作說。則鄭本旣然矣。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言二公及王者。以周公嘗止二公之卜。故二公先異之也。諸語辭。信者信有也。噫歎辭。勿敢者命戒之辭。謂公戒我勿敢言。蓋君國憂危。不可不密。又公不自白其忠也。而人

感公誠。非至此變。則無言之者。故王弗及知焉。此變之前。王不信流言。亦未敢誚讓公矣。然昔公乞代死之勤勞。而今被流言。王雖不信流言。終無繇知公乞代死之勤勞。則何以彰明之也。天於是乎動風雷之威而怒流言者。王於是乎因省變而知昔弗及知者。何天心之微而顯哉。天非怒王。而王以大怒自責者。省變之道當然也。王泣者讀其書而感泣。蓋傷公乞代死之勤勞久而不彰也。勤勞者禮所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也。新馬本作親。當從之。逆迎也。周官有王以賓車逆之禮。若遠迎則未有焉。王遠迎公於東。禮以義起。特彰明之。故謂之宜也。○謹案東征之時。其畔者四國。所謂管蔡商奄也。周公居東二年。先誅管蔡。所

謂罪人斯得也。管叔以殷畔。得管叔。則黜殷商可知也。史記言殺武庚於二年也。其二年之秋。蓋公在奄矣。大傳曰。三年踐奄。則二年之秋。奄事未畢。周公不得歸也。謂成王疑周公。公將待王迎而後歸者。誣也。成王出迎周公。必東至于奄。書序謂成王踐奄者。蓋其實也。古者天子時而巡狩。成王之行。不足疑也。春秋魯襄公年十二而會諸侯伐鄭。況成王既弁之久乎。況四國已平其三。而奄且將平。賊無能爲。成王不畏於東行乎。況成王東行。尤足息流言而靖人心乎。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蓋三年五月。王迎周公而至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有䌛也。周之五月。

於夏爲三月焉。有先五月而歸者。詩所以言倉庚于飛也。有後五月而歸者。詩所以言熠燿宵行也。列子曰。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其曰居東三年。自四國言之。是也。其曰誅兄放弟。自三年言之。則非矣。

述曰。僞傳云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蓋以經不言王及二公。而言二公及王也。此求其說而失之也。洛誥云。逸祝冊。則史一人爾。蔡傳以諸史爲言。非也。此猶左傳問諸水濱云爾。史記云。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是也。易繫辭傳云。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斯之謂矣。蔡傳云。皆歎言此實公命而我勿敢言爾。繇蔡言之。是有命事也。無命戒也。則周公之慮疏矣。詩噫嘻

傳云。噫歎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今攷於經。周公乞代死以忠爲孝。史與百執事皆知之。非無知之者也。獨王弗及知爾。引禮者祭禮文。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大學云。在親民。蓋親者新之譌也。形聲皆近。古經輒互譌焉。迎與逆聲轉而義通也。詩東山疏引鄭云。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則鄭本作新矣。東山序鄭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鄭言感悟者。以親迎爲言爾。其新逆史記作其迎。蓋以爲猶顧命之逆天威也。彼謂周公卒後。與親迎義不同。親迎者禮之非常也。遠迎則尤非常也。周官云。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謂郊特牲

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濵。今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饗食在廟。卽有迎濵也。此親迎而非遠者也。禮運云。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蔡傳以居東二年。與詩言三年不同。遂謂居東非東征。其未察乎。詩豳譜疏引王云。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書疏云。詩言去來。凡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故二年也。此於義未悉也。蓋奄者非二年斯得。固得之三年。金縢終於二年之秋。故未及言之。而詩則及言之也。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史記云。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則以管蔡統言之也。詩毛傳云。熠燿螢火

也。月令於仲春云。倉庚鳴。於季夏云。腐草爲螢。蓋周五月。夏三月也。春秋。襄公九年。公會諸侯伐鄭。左傳稱晉侯言公年云。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引列子者見楊朱篇。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出郊者。王迎公於東而方出郊也。乃雨者。始不雨而終雨也。反風者。風旋而復其常也。木偃未拔。可起之。土中而築之矣。歲禾自起。仍大熟焉。蓋王方出郊。則天之威怒皆平。以王於公乞代死之勤勞。既因此威怒流言者得而及知。今覩迎以彰明之也。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天人之孚。其

遠有如此者。○謹案自王莽因椒酒以弒平帝。而猶託於金縢。遂以篡漢。於是乎說書者疑焉。蘇氏謂世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知言哉。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心之誠。天心所繇動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孝子以事其親。忠臣以事其君。皆相動於其天。君親者吾之天也。天者命吾之君親者也。非誠無以通之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蓋讀金縢而見之矣。莽莫朗反 篡音訕

述曰。釋文云。築亦作筑。釋言云。筑拾也。釋文引馬云。築拾也。此以築通筑也。書疏引鄭同。又鄭云。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非也。經曰禾盡偃。又曰禾則盡起。則無待拾之矣。蓋築者築木之土也。先言木拔者。書其甚也。後言

木偃者。書其備也。引易者解彖傳文。引禮者禮運文。易彖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思誠而已矣。孟子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此孟子本乎中庸以戒人之僞者也。引王莽者見漢書本傳。史記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魯世家於錄金縢外。而存其說焉。故云。亦藏其策於府。段

氏謂亦者亦代武王之策也。蓋史遷不以恬說言金縢也。然傳聞恬說者。以言金縢。不遂異邪。或以爲恬讀未播之書。其言宜有徵矣。是烏知其必讀書而不傳異說乎。今攷於經。王弁而啟金縢。以此知初立之時。言周公負王以朝者。非也。則其佗可知也。詩有客云。亦白其馬。毛傳云。亦亦周也。鄭箋云。亦亦武庚也。段氏釋史記言亦者。以經通史也。論衡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或曰。漢書言遷書載金縢篇多古文說者。將在是歟。今攷魯世家敘周公奔楚在誅管蔡之後。以被譖而奔。又非自金縢言之也。與此古文家說不同。且古文家言奔楚。是固失之矣。是周公居南也。

非居東也。或曰。戰國策云。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楚山。成十三年左傳言秦晉之戰云。迓晉侯於新楚。杜注云。新楚秦地。是也。蓋周公奔楚。依先墓焉。是亦失之矣。是周公居西也。非居東也。琴操云。成王年七歲。周公攝政。時誅管蔡之後。有譖公于王者。成王欲囚周公。周公奔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暴風疾雨。成王懼而發金縢。見周公爲武王禱以身贖之書。成王泣。取所譏公者誅之。如其言。經何以不言周公被譖而奔乎。且不言其死乎。或曰。自秋大熟而下。皆亳姑之逸文也。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今其書亡矣。大傳云。周公致政。又云。三

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故魯郊。所以禮周公也。史記與大傳說略同。蓋亳姑之逸文。而誤合于金縢者也。所謂其迎者。郊而迓天威也。或說非也。如其言。將金縢之篇爲無終矣。夫大傳今文家說。亦傳聞之辭爾。成王君也。周公臣也。其臣于成王。天下無不知之矣。豈待以一葬示天下哉。大傳云。成王幼弱。周公身居位。聽天下之政。蓋以周公攝政。傳聞而爲攝位。遂謂天下疑其不臣。

此所以言示天下臣于成王也。蓋失之矣。成周者洛也。据洛誥。則周公奉成王命而留後于洛者也。成周文武之廟。其久事之也。其欲葬成周者。猶禮檀弓言齊大公反葬於周也。示不忘也。然不敢葬于畢也。畢者文王之墓在焉。成王葬周公于畢。示天下周公之孝也。非不敢臣之義也。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角止之。然則成王非畀賜魯郊矣。禮祭統云。昔者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蓋傳聞之辭。將成王邪。將康王邪。實無其賜也。春秋之書。自閔僖而書郊禘。明其非禮也。禮運有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今以王出郊爲郊祭。緣是而賜魯郊焉。誣也。

經書秋者。居東二年之秋也。史記云。周公卒後。秋。未穫。然則爲何年之秋乎。於文未適也。此史遷雜采而爲之說爾。所謂周公卒者。豈經文邪。大傳次金縢於大誥後。以其言周公卒後開金縢者也。經云。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論衡引所作死。陳氏壽祺云。大傳以金縢之事聯亳姑序爲一者。蓋其故也。非也。於文未適也。段氏云。所作死。蓋傳論衡者之誤爾。今攷論衡引書說云。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蓋亦今文家說也。何其惑乎。易坤文言云。地道也。臣道也。又云。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故曰。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夫人臣雖有

王功。亦臣道而已矣。敢干天子之大禮哉。天子敢以其大禮假人哉。疑而惜之。天何為而動怒於斯也。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三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四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大誥

誥告也。王大告東征於天下也。史記曰。管蔡武庚率淮夷而反。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是也。此蓋史作大誥之繇也。或以爲周公作大誥者。非也。○謹案金縢言三叔流言之罪曰。管叔及其羣弟。此史氏之言。直書不諱。孟子所謂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大誥言武庚蠢亂之罪曰。殷小腆。又曰。殷逋播臣。而不斥言管蔡者。此成王之言。蔡氏所謂爲親者諱也。監平聲爲去聲

述曰。誥告釋詁文。爲親者諱。閔元年公羊傳文。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論語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其義也。公羊子以言春秋。而曰內大惡諱。非春秋史遷之實也。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蓋春秋於內大惡者。雖不直書。皆以屬辭比事而見之也。異乎其與人言則諱昭公之取同姓也。成十四年左傳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其斯爲不諱者乎。孔子脩春秋。而非職於史者也。若夫董狐齊大史皆職於史焉。其不諱也。則直書之矣。彼當死其職者也。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厤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言也。蓋大告而言於爾衆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

弔。蔡氏謂恤也。弗弔者天不恤之也。左傳曰天不弔周割。

害也。割孝子之愛而喪其親。害之至痛者也。禮所謂創鉅

痛甚也。天降割于我家。蔡氏以爲武王之喪是也。不少延

者武王既喪。不少與延長也。洪大也。稱大者重其事也。惟

語辭。幼沖人。成王自謂也。嗣繼也。疆竟也。無竟猶無窮也。

服事也。大惟我幼沖人。繼無窮大厤數之事。謂嗣位紀年

也。造爲也。爲猶作也。哲智也。鴻範曰明作哲。迪道也。謂導

而行之也。君之於民。以哲智導而行之。則民無不安矣。康

安也。格至也。蔡氏以爲大學格物之格是也。格知者。卽大

學致知之至也。言弗作哲以導民康安。況曰其有能至知

天命乎臯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蓋天命在民君哲而民康然後天命可知也君欲作哲非有迪君哲者何以迪民康乎下文言民不康矣而求康其民者則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謂此也○謹案鄭氏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申鄭之說者曰洪代也代惟我幼沖人者權稱王也嗚呼周公爲臣可居攝王位而權稱王哉王莽擬大誥爲攝皇帝若曰之文胡爲乎鄭不戒於莽賊也夫君幼而臣攝政則可攝位稱王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書隱公之攝位也周公攝政非攝位也記曰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鄭氏曰天子周公也此記之

失。而鄭不察之。鄭之釋書。猶乎記也。史記曰。武王旣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又曰。周公負王以朝。是踐阼者謂周公負王以朝也。然金縢言成王之弁。豈强葆而負之乎。記稱仲尼之言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又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蓋周公攝政。相成王以涖阼。故謂周公爲踐阼而治也。記稱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三日。少師奉子以衰。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謂不敢自阼階而升也。子道也。緜是推之。君踰年即位。升自阼階。君道也。則相君者之踐阼有緜也。謂居攝王位而權稱王者。誣也。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周公權稱王。善何有焉。然則多方云。周公曰。王若

曰多士云王若曰而以周公用告先之今皆不然何也大誥者王命周公東征而大告於天下也征殷實征管叔也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不可以周公立文也創平聲朝直遙反依與扆同鄉與嚮同強葆與襁褓同阼音胙涖音利相少皆去聲奉音捧衰音崔

述曰梅本猷在王若曰下此僞古文者竄之爾僞微子之命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則其徵也僞傳云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蓋失其本意矣僞古文者豈云大猷誥邪詩采芑云克壯其猶此猶與猷通也文六年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釋詁云猷已也又云咨已此也則已亦咨也此僞古文者之所据也彼以爲多士亦云王曰猷告爾多士將以猷之一字爲句爾今以經攷之下文云已予惟小

子。如謂猷已也。何以猷已之變文乎多方。云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又云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猷告當連讀焉。如謂猷咨也。若蔡傳以爲虞書帝曰咨之例也。則云嗚呼猷者。於文未適也。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此從古文也。漢書翟方進傳言王莽依周書作大誥。亦云大誥道。此從今文也。蓋以猷通繇也。釋宮云。猷。道也。釋詁云。繇。道也。然則今古文皆非猷在王若曰下矣。釋詁云。猷。言也。郭注云。猷者道。道亦言也。或曰大誥道者。猶下文所謂大化誘也。謂導之也。然以多方多士推之。則猷告者。言告也。今謂大誥言於文尤洽也。而所以導之者。在其中矣。釋詁云。衆。多也。則多亦衆也。襄十

三年吳乘楚喪而侵之左傳云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詩節南山文也詩釋文云弔如字又丁歷反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蓋弔之者必善之也弔之則無不至矣此音轉而義相因也詩匪風傳云弔傷也怛猶傷也此所以至而善之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六年文割釋文引馬本作害於文刀害爲割創痛之害也禮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僞傳謂爲三監之害非也釋詁云延長也書疏引鄭云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不從者爲碎也洪大嗣繼釋詁文僞傳以延洪連讀非也沖人詳盤庚疏疆竟詩七月傳義也釋詁云厤數也論語云堯曰咨

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其義也。詩下武云。昭哉嗣服。鄭箋云。服事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厤服。以一句讀也。其曰幼沖人者。可微讀之爾。蓋大誥長句者多先儒或失其讀焉。釋詁云。惟思也。書疏引王以惟爲念。蓋念猶思也。今不出之者。以篇中言惟者數皆語辭也。釋言云。作造爲也。則造亦作也。呂刑云。兩造具備。史記錄呂刑。造作遭。王楙大誥云。予未遭其明哲。蓋以遭訓造也。又下文云。予遭天役。皆非也。成王言格知者。大學之宗也。朱子釋大學者宗於是焉。此蔡義之所繇也。鄭說見書疏。釋詁云。鴻代也。郭注云。鴻雁知運代。鴻與洪通。隱公攝位。据隱元年左傳也。詳堯典在位疏。禮記明堂位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

周公爲攝政此鄭義之正也。引記者禮記明堂位文王世子及曾子問文。周書明堂篇此明堂位之所緜也。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蓋與明堂位同。阼階者東階也。詳顧命疏。引史記者魯世家及蒙恬傳也。强葆猶襁褓也。衰者斬衰服也。引公羊傳者桓十一年文。孟子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緜是言之權之反經。蓋公羊子所聞於子夏者也。而傳以蔡仲廢君爲行權。則非也。今鄭以周公稱王爲行權。亦非也。蓋非有善者也。抱朴子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謬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音以賁彼義反

已語辭猶吝也若涉淵水言險也予惟往言必涉也易之未濟曰利涉大川言求我所濟也敷布也賁蔡氏以為賁飾是也易之賁曰君子以明庶政蓋敷政而飾之故曰敷賁前人武王也布其賁飾皆所以布前人所受於天之命也猶盤庚言用宏茲賁也大功者伐殷之功也下文所謂寧武圖功也閉者閉而不用也下文言天降威此言天降威用者蓋征伐為天降威之用所謂天討也鴻範曰威用六極言今茲不忘前人伐殷大功則予不敢閉于天討焉蓋武庚險亂無以布飾新命必往討之前功乃光易所謂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述曰已王莽大誥作熙蓋以熙為嘻與吝義通也釋詁吝

已義同。敷布詳盤庚疏。王莽大誥賁訓奔走。讀賁如虎賁也。僞傳賁訓大道。讀賁如墳也。皆非也。易序卦云。賁者飾也。易謙彖傳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王氏安石讀曰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朱子嘗稱之矣。今攷經之言卜。有未事者。有臨事者。經云越茲蠢。蓋越者猶微子所謂越至于今也。則大艱卜辭。未事之卜。非臨事之卜也。王氏以爲天降威。不敢閉拒。故用龜而卽天命。則以未事爲臨事也。蓋猶失其讀歟。王莽大誥既以用寧爲言也。從用絕句者。下文云。

寧王惟卜用。梓材云。肆王惟德用。其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遺唯季反 蠢尺允反

寧王蔡氏謂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遺貽也紹繼也蔡氏以爲介紹是也禮曰介紹而傳命今言龜能繼傳天之明命也即命就龜所命也金縢曰即命于元龜曰者述龜兆之卜辭蔡氏謂此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是也艱難也蓋武庚東畔是有大難于西周也東畔則必動師討之是西周人亦不靜也蔡氏曰蠢動而無知之貌爨嘗即龜所命其兆已豫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其卜驗如此難如字又去聲

遹曰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今不出之者鄭於君奭寧王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於洛誥命寧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鄭不以寧王爲武王專稱也今攷周語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則詩傳以平王爲文王者是也。文王曰平王。則寧王惟稱武王矣。且經曰寧武。故武王爲寧王。非惟受命之稱也。貽與詒通。釋言云。詒遺也。今轉注之。爾雅釋魚言龜者十。其四曰寶龜。釋詁云。紹繼也。引禮者聘義文。詩板箋云。卽就也。王莽大誥云。卽命居攝。如周公故事。江氏云。据此則卽命謂居攝也。孫氏云。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是不然也。夫莽誦六蓺以文姦言。漢書蚤辨之矣。今不辨之。又從而据之乎。卽命曰者。猶左傳其繇曰之文也。僞傳云。曰語更端也。失之矣。書疏引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非也。武庚東畔。西周無應之者也。釋詁云。蠢動也。說文云。蠢蟲動也。蓋蟲者無知而動也。

釋訓云蠢不遜也蠢動則不遜矣詩采芑云蠢爾蠻荆言

其畔也或曰越于也于此蠢動也蓋臨事之卜書疏引鄭

謂時旣卜乃誥也非也經曰大艱曰不靜未有言卜吉者

下文何以言卜吉乎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腆他典反　疵在斯反

此承上文而言其蠢之干天討也殷謂武庚也腆厚也蔡

氏謂小厚之國是也左傳曰不腆敝邑誕大紀理也敘與

序通繼世之序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又曰昊天

其子之實右序有周是天序周而使殷失其序矣殷之旣

亡武庚不死社稷遂歸周而受國於殷故猶稱之曰殷蓋

今殷小厚乃大敢理其繼序則天降威厥焉謂今天討武庚也此申上文所謂天降威者也疵馬氏謂瑕也管叔以殷畔不斥言之故言我國有瑕爾蓋殷知我國有瑕民不安乃曰予復殷序反以鄙邑鄙我周邦此言殷誕敢之繇明天之所以降威也○謹案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武庚者大邦殷之後也殷亡而死社稷焉宜也不死亦不歸周而言予復焉則武庚猶有說矣不死而歸周於是乎受國焉是武庚以大邦殷之後而既爲殷小腆也何言予復乎今言予復者是歸周而畔周也是武庚之罪也挾音

浹又音脅 適音嫡

述曰方言云腆厚也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書疏引鄭

云。腆謂小國也。又引王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然鄭以腆爲不腆。非也。說文云。敟。主也。王以腆通敟。非其本義也。祿父者。武庚也。誕。大。釋詁文。詩棫樸箋云。理之爲紀。則紀者。理也。釋詁云。敘。緒也。詩閔予小子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蓋敘與序通也。引詩者。大明及時邁文。毛傳云。紂。殷之正適也。挾。達也。蓋毛以挾通浹也。朱子云。挾。有也。又云。右。尊。序。次也。黃氏一正云。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明其實爲天所子也。隱十一年左傳云。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又云。天而既厭周德矣。則殷失其序。皆天厭之也。墨子云。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亦以序爲言也。書疏引王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是

天下威也。非也。三叔蓋大誥之所諱也。僞傳與王同蔡傳以爲武庚敢畔。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有隙。故敢然。蔡於文未適也。經不曰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乎。雖之爲言。非所以申其說也。江氏云。天降凶威。卽上文所謂天降害于我家也。非也。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喪者亡也。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祝者絕也。況孝子喪親。非天降害乎。鴻範云。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孝子喪親。謂爲凶威。非孝子之情也。詩常棣云。死喪之威。則謂管蔡誅死者爾。馬義見釋文。僖七年左傳云。不汝疵瑕。則疵者瑕也。釋詁云。瘕病也。有瑕則爲病矣。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

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或以此爲知我國有疵者。非也。蓋大誥者。成王命周公東征而不疑也。非奄君所能料也。則成王言有疵者。謂流言。非謂疑於流言也。釋詁云。康。靜也。今不以言此經者。以下有民不靜之文也。釋詁云。康。安也。大學云。靜而后能安。蓋安靜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也。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武庚者。君之子也。其義亦死社稷焉。昭十六年左傳云。鄭。鄙邑也。成十八年左傳云。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今言鄙我周邦者。殷小腆之自大也。方氏苞云。武庚之非雖爲言非也。蓋末以其歸周而畔周者言之爾。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敉亡婢反

今蠢者承上文越茲蠢而言翼日猶翌日謂明日也獻賢也十夫言有者猶武王言予有亂十人也予翼猶翼予若左傳言余畀余毒也翼助于往也敉撫也謂撫而定之也左傳言武以安民今故曰寧武此武王之所以稱寧王也圖謀也克殷所謀之武功也左傳言武以定功今不伐武庚則安民之功猶未定矣下文言終寧王寧人之功謂此也大事蔡氏謂戎事也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卜幷吉者鄭氏謂三龜皆從也蔡氏謂此卜於將伐武庚之日是也言武庚今蠢然而動矣今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爲我翼助以于征撫定前人寧武所謀之功此得人以濟是我有大事之休美也而我三卜又皆吉焉蓋得人

又得吉卜皆天休也下文所謂天棐忱者也而上文所謂
天降威者明矣
述曰今蠢者古語之常也昭二十四年左傳云今王室實
蠢蠢焉釋言云翌明也翼與翌通詳金縢疏獻賢詳堯典
疏大傳云民儀有十夫蓋異文也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
儀其例也予有亂十人亂下無臣字從論語古本也詳大
誓逸文予與余通昭十三年左傳云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莫余毒也已皆古之倒文也王莽大
誥予翼訓爲予敬非也詩卷阿箋云翼助也棫樸箋云于
往也敉撫釋言文釋詁云武繼也蔡傳從之以爲敉寧而
繼圖功非也下文云敉寧王大命又云寧考圖功則此謂

定其寧武圖功也。僞傳云。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傳以撫安爲言。非也。立政云。亦越武王率惟敉功。蓋功以敉言也。宜十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六曰。綏萬邦。又云。夫武。禁暴。戢兵。定功。安民。此楚子言克晉而及之也。故曰。猶有晉在。焉得定功。繇是言之。伐武庚所以定安民之功也。寧武者。武之安民者也。孟子云。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圖謀。休美。釋詁文。引左傳者。成十三年文。鄭義見書疏。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其義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逋博孤反

肆。故也。天子以其臣爲友。故曰友邦君。君。正也。謂官之正

長也。古謂百官爲百姓。凡官必繫氏。獨稱尹氏者。統於其尊也。御事。治事之臣。莫尊於尹氏。莫卑於庶士。而御事則統稱焉。以吉卜告者。首明天討之命也。庶。衆。于。往也。殷。餇殷小腆之殷。非謂大邦殷也。逋。亡。播。散也。易曰。歸而逋。又曰。歸逋竄也。蓋以王者不臣言之。則武庚爲客。以率土皆臣言之。則武庚爲臣。以既歸復畔言之。則武庚爲殷逋播臣。長丁丈反

述曰。肆。故。釋詁文。友。義。詳酒誥疏。君。正。釋言文。說文云。逋。亡也。李登聲類云。播。散也。引易者。訟九二及象傳文。詩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云。我客戾止。此左傳所謂于周爲客也。則武庚未畔之先。其爲客可知矣。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以一句讀也。其曰庶邦者。可微讀之爾。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曷

不言尹氏者。省文也。自卑而尊。以尹氏統於御事也。反者。鄭氏謂反我之意也。罔不反曰以下。蔡氏謂此舉邦君御事。欲王違卜之言。是也。上文言民不康。則多邦之民必不靜矣。故上文於西土人。則曰亦不靜焉。左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今言王宮邦君室者。蓋謂管蔡爲王室之親而不斥言之也。越予也。予小子者。蔡氏以爲邦君自稱。是也。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考老也。成也。老成者。父道也。

爾雅曰。父爲考。邦君父死子繼。其稱考者。則諸父也。不曰伯父叔父者。文侯之命曰。父義和。蓋以諸父稱父焉。翼敬也。謂諸父敬事者也。考翼蒙越予而言。明其爲邦君諸父矣。卽御事之尊親者也。故特言之。害何也。古以爲曷之假借也。言邦君御事。無不反爲言曰。此難之大者。今民不靜。非在殷逋播臣。亦惟在王宮之邦君室。爾于予小子。予諸父敬事者。皆不可乎此征。王何不違卜邪。蓋以爲王室之親。不可征也。公羊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此下文所謂自恤者也。惎音忌 閟去聲

述曰。詩桑柔云。反予來赫。謂反爲若斯也。鄭義見書疏。引左傳者。定四年文。引詩者。江漢文。說文云。耇老也。釋詁云。

考成也。周書謚法篇亦以考爲成也。引爾雅者釋親文。禮
之所稱曰伯父。曰叔父。言諸父也。釋詁云。翼敬也。蓋翼者
敬之容也。論語云。趨進翼如也。詩大明云。小心翼翼。其義
也。大誥者言事也。故翼爲敬事焉。考翼不與予翼同義者。
詩卷阿云。有馮有翼。又云。以引以翼。毛傳云。道可馮依以
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蓋文同而義異也。王莽大誥云。於
小子族父敬不可征。江氏以言此經云三監于我小子爲
父行。所當敬。不可征王何不違卜乎。行河岡反。緜今攷之。
此以予小子爲王之自稱矣。其曰王害不違卜。何又爲邦
君御事之言邪。如其言經當曰越我王考翼矣。蔡傳云。越
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蔡義然矣。今不出之

者蔡以父老爲言於文未洽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以一句讀也其曰小子曰考翼者可微讀之爾詩葛覃毛傳云害何也害古通曷僞傳云不可征則王室有害非也段氏云今本於此篇作曷者五此獨作害僞傳不訓曷故衞包不改之爾蔡傳云在王宮邦君室謂三叔不睦之故不可不自反非也不可征者欲其自恤非責其自反也故下文以自恤言之無言其自反者莊三十二年公羊傳言季子於公子牙將立慶父云季子曰是將爲亂乎夫何敢又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云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閔二年公羊傳云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旣而不

可及綏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鰥古頑反遺唯季反卬五剛反毖音祕

艱卽上文艱大之艱也。允信也。造爲也。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孟子曰。天子一位。又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天子爲天吏而可征伐。故曰予造天役。遺猶詩政事一埤遺我之遺。投猶詩投我以桃之投。曰大。曰艱。所謂艱大也。卬我也。自恤者。私憂也。上文邦君御事。言王室之親不可征。以家之私憂言也。義宜也。不避王室之親。伐武庚以成克殷之功。以國之公義言也。多士。卽庶士。猶多邦卽庶邦。庶

衆所以多也。先言多士者。臯卑而尊也。綏安毖戒也。恤卽自恤。蒙上文也。寧者寧王也。寧考者。者家人之稱。自王室之親而言。故獨稱寧考也。此承上文邦君御事之言而告之。言。故我沖人。長思其艱曰。嗚呼。武庚信蠢然而動矣。鰥寡其尤哀哉。予爲天役。天貽大者投難者于我身。于予沖人。不我私憂。此皆思而自言者也。以公義言之。宜爾邦君及爾衆臣。爲安我之言曰。無自戒于私憂。不可不征之。以成汝寧考克殷所圖之武功也。○謹案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周公之言。卽成王之所謂義也。明燕王舉兵反。惠帝命將北伐。乃戒之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是之故。燕王卒亂王室而自立。非惠帝不知義而至斯乎。

埤音裨
將去聲

述曰蔡傳云此責邦君御事之避事非也不可征者彼於王室知其私憂昧其公義蓋辨義之不明爾非避事也允信釋詁文允蠢猶今蠢也鰥寡哀哉猶詩鴻雁所謂哀此鰥寡也造爲釋詁文呂刑云非爾惟作天牧其例也蔡傳云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此於文未洽也引詩者北門及抑文釋詁云卬我也不卬自恤蓋倒文也猶詩小旻所謂不我告猶詩谷風所謂不我屑以也中庸云義者宜也釋詁云恤憂也綏安也又云毖慎也蓋慎則戒之矣廣韻云毖告也謂戒告也酒誥所謂誥毖也下文言天毖我者則戒告我也詩桑柔云爲謀爲毖又云告爾憂恤此毖恤

之義也。引惠帝者見明史本紀。經云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又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又云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皆以一句讀也。其曰沖人曰邦君者可徵讀之爾。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相去聲

替廢也。小邦周者蔡氏謂由百里而有天下也。大誥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此武王之卜也。相助也。上文言翼助者曰民獻有十夫。是天相助以民也。故下文言卜辭者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畏古通威。上文言紹天明言天降威。約之則曰天明威。即上帝命也。此承上文害不違卜而告

之歎言予以卜爲上帝命予惟小子不敢廢上帝命昔天休美于克殷之寧王興起我百里小邦周寧王惟卜休是用故能安受此休命焉今伐武庚天其相助以十夫之民矣況亦惟卜休是用乎乃歎此天明威皆輔我大而又大之業也

述曰替廢釋言文孟子云文王由方百里起則武王纘緒可知也大誓者周語所引文也今詳逸文釋詁相助義同畏王莽大誥作威蓋古通也僞傳云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由今攷之傳言天助民於義未析也將天助於斯民歟將天助以民獻歟蔡傳云今天相佑斯民況亦惟卜是用是小民用卜而我可廢卜乎蔡之釋

矧於文未適也。釋言云。基經也。郭注云。基業所以自經營。

釋詁云。基始也。蓋經營之始也。下文言不棄基。其義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省悉井反閟音祕棐音匪忱市林反

舊人。謂邦君及御事之舊從寧王者也。上文言不可征者。有舊人焉。故特呼舊人而申告之。上文言爾邦君越爾御事。皆稱之曰爾。今曰爾惟舊人。蓋統稱也。閟隱也。猶左傳所謂閟其事也。閟毖者。蓋隱爲毖戒之言。天若告我也。成功所者。成功之所也。左傳曰。勤而無所。又曰。以務烈所。卒

猶終也。言爾邦君及御事。惟寧王舊人。爾大能遠察。爾知寧王克殷何若勤勞哉。今伐武庚。天隱戒我以成功之所。我不敢不極終寧王所謀之事也。大化者以公義忘私憂。是大變化也。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誘謂誘進之也。言我友邦君不言御事者。統於其尊也。棐忱輔誠也。辭卜辭。易曰。辯吉凶者存乎辭。上文言紹天明。謂如介紹之傳辭也。下文言卜陳。謂陳辭也。考者詩所謂考卜也。上文言翼助者曰。民獻有十夫。是我民之輔誠也。蓋我民輔誠。卽天輔誠。其卜吉之實可攷焉。非徒有辭也。寧人。蔡氏謂寧王之臣。是也。君奭曰。王人前寧人。謂寧王之臣既死者也。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左傳言欒盈稱其前人曰。昔陪臣

書能輸力于王室。蓋邦君爲王臣。邦君之御事爲王之陪臣。今曰前寧人。皆先臣也。寧王之事。即前寧人之功也。言故我大變化以誘進我友邦君者。蓋天輔誠卜辭其可考諸我民之輔誠矣。我何其不于前寧人謀其功之所終乎。若有疾。蔡氏謂速攻治之也。上文言天休于寧王。下文言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故此言前寧人攸受休也。畢。終也。曰極卒圖事。猶言極終圖功。曰圖功攸終。猶言終所圖事。曰攸受休畢。猶言終所受事功之休。互文也。皆上文成乃寧考圖功之意。所謂成功所也。言天亦惟以勤勞戒我民。蓋國之有亂。速攻治之。若人之有疾。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天休以終乎。

述曰。蔡傳云。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繇蔡言之。考翼者。御事也。豈舊人惟邦君之御事乎。下文何以言我友邦君乎。或曰此言我友邦君不言御事。殆御事無舊人歟。非也。此未察於其統稱者爾。繇是言之。則前寧人。亦統稱也。不。王莽大誥作不。蓋異文也。釋詁云。毖。神。慎也。說文云。祕。神也。詩閟宮箋云。閟。神也。蓋以閟與毖祕通也。慎者。必憂勞。廣雅云。祕。勞也。王莽大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僞傳云。閟。慎也。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傳以毖爲勞也。段氏据莽說。謂尚書當有毖字。無閟字。今文多勞字。非也。莽損益擬之爾。閔二年左傳云。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蓋閟者。隱而不發也。僖三十二年左傳云。勤

而無所。必有悖心。言勤兵而無成功之所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用武而務成功之所也。釋詁云。卒終也。引易者。皆繫辭傳文。詩文王有聲云。考卜維王。釋詁云。誘進也。詩衡門序云。誘僖公也。詩野有死麕傳云。誘道也。道之所以進之也。棐忱詳康誥疏。漢書孔光傳引忱作諶。蓋古通也。漢書注云。棐匪通用。蓋漢志錄禹貢匪皆作棐也。朱子据之。以爲此言天非誠有辭。其考之我民焉爾。詩云。天難忱斯。又云。其命匪諶。朱子以爲猶詩之義也。今攷下文云。越天棐忱。則棐不可破爲匪也。僞傳云。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傳蒙上文大化誘而言也。蔡傳云。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

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此與僞傳不同。而亦以忱辭爲言皆於義未融也。曰天棐忱辭其句末綴以辭之一言者。篇中句例多同。曰嗣無疆大厤服。曰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曰我有大事休。曰天閟毖我成功所。曰予害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惟大艱人。皆其例也。春秋云。王人。謂王臣也。詩江漢云。告于文人。言召公之功也。引欒書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文。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史記集解引僖十二年左傳服虔注云。陪重也。文十五年左傳云。君之先臣。此既死之稱也。禮檀弓云。生事畢而鬼事始。則畢者終也。自此經而下言害者五。今本皆作曷。蓋衞包改之。爾王莽大誥皆作害。則古本然也。今當

作害與上文王害不違卜之害同在大誥篇中宜一例也然害者曷之假借爾詩多作曷而葛覃作害毛傳云害何也詩今本不以訓何而改曷也蓋古本也然則佗詩之曷亦非以改而然也緜是推之書佗篇之曷亦其例也桑甚與桑黮鬯弓與韔弓詩互見焉孟子引湯誓曷作害矣亦安知古本不互見邪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底之履反構古候反菑音緇

昔謂寧王前日也逝往也朕其逝者卽上文予惟往之義也言艱日思者卽上文永思艱曰之言也底定構蓋也菑

反草也。考翼蔡氏謂父敬事者也。越于也。言寧王昔日往伐殷。今若昔日。我其往伐殷逋播臣。我言其艱而日思之。如父作室。既定法矣。其子乃不肯爲堂。況肯構蓋乎。其父菑田。其子乃不肯播穀。況肯穫斂乎。其子如此。其父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人。不棄我之始基乎。故我何敢不于我撫定寧王所受大命也。寧王者。寧考也。厥考者。寧考之喻也。此顧上文成乃寧考圖功而喻告之。述曰。蔡傳云。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非也。上文言予翼以于者。既曰今翼日矣。緜蔡言之。經言昔云爾。何以不自昔而言今乎。逝。往。釋詁文。釋詁云。底。定。止也。則底亦定也。易无妄六二云。不菑畬。董遇注云。菑。反

草也。互詳梓材疏。說文云。構蓋也。言蓋屋也。詩大田云。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則穫亦斂也。詩文王有聲云。以燕翼子。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安其敬事之子。引此經而明之。詩疏引鄭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今不出之者。蔡義與鄭同。蔡言考翼於文尤洽也。僞傳云。其父敬事創業。傳文豈如蔡邪。或曰。其子弗肯。其父引翼其肯曰。予有後。當弗棄基。今不從者。上文考翼不可征。以引翼言之。則窒矣。當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書疏云。經言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經。蓋疏言其重文也。今本無重文。總而承之。於文自適也。或疑乎妄刪者。非也。馬鄭本時或異

同今疏於此不言馬本重文安知馬本必重文乎安知今本不與馬本同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爾雅曰父爲考兄考謂兄之爲父者故下言厥子也曲禮曰死曰考兄考亦謂兄之爲父而死者故下言伐厥子也民養蘇氏謂厮養是也蓋爲人僕役也公羊傳曰楚伐鄭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友者友邦君之比例也言若兄之爲父而死者乃有兄之友攻伐其兄之子則兄之民養當相勸救之今其反相勸弗救乎蓋周公東征大誥不斥言之而特爲喻告焉兄考譬周公之於武王有友譬武庚厥子則成王自譬民養譬邦君御事勸弗救譬不可征也

述曰。引公羊傳者。宣十二年文。何注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漢書陳餘傳云。有廝養卒。注云。廝取薪者也。蔡傳以兄考爲父兄。於文未適也。又蔡以勸爲勸伐。非當時之實也。彼不可征者。豈勸武庚伐我乎。江氏云。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友。譬武庚也。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是兄考有友伐厥子也。此未察乎大誥諱管叔者。爾如其言。經當曰考兄。而不曰兄考矣。夏小正云。執養宮事。傳云。養。長也。王莽大誥。以民養爲民長。今自設譬言之義不貫也。僞傳以養其勸言之。書疏謂養其勸伐之心。此於經病添文也。苟不言養其心。則所謂養其勸者何邪。且僞傳於此經。謂以比四國將誅

而無救。是以伐厥子爲伐武庚也。則勸者勸伐武庚矣。何以言不可征邪。夫伐厥子者。武庚伐我也。下文云誕鄰胥伐于厥室。經亦自殷畔言之也。武庚以殷之後而受國。蓋于周爲客。亦友邦君也。故稱友焉。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害敢不終朕畝。易如字喪去聲

肆力也。詩曰。肆伐大商。爽明也。詩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今言爽邦之明。必由於哲者。以明作哲故也。十人。即民獻之十夫。言戎事則以丈夫之義

言故曰十夫言天命則以生人之義言故曰十人上帝命者卽上文所謂天降威者也知上帝命者哲也十人迪知上帝命者猶無逸所謂訓告迪哲也亦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蓋上帝命討有罪今行上帝命者十人導而行之非知無以行故曰迪知也迪知上帝命則上文言作哲迪民康者於此見之矣由其哲之能明邦也蓋十人迪哲則天命討賊之義明而民之不康者皆定之邦由是明卽邦由是定非昏亂之邦矣故下文卽又言天命之定邦也越于也上文言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今言十人迪哲者于人輔誠卽于天輔誠也時是也戾定鄰近也宲謂周室也鴟鴞之詩曰無毀我室終朕畝者上文所謂菑而播穫也成

王歎言。今伐武庚其肆力哉。爾衆邦君及爾御事。凡明邦必由於哲智亦惟十人迪哲而知上帝命于人輔誠。卽于天輔誠爾。爾是無敢改易十人討賊之法哉。此爾當肆力者也。況今旣克殷。天降定于周邦。惟武庚爲大難之人。獨此未定。大近相伐于其室。而爾不可征。亦不知天降定之命不可改易。故我則長自念曰。今殷畔之難。天惟亡殷。譬若田夫。我何敢不卒克殷之功。而終我農畝哉。此又我當肆力者也。此顧上文格知天命而申告之。難去聲

述曰。肆。力。釋言文。爽。明。詳康誥疏。引肆伐者詩大明文。引與明者詩黃鳥文。詩甘棠序云。召伯之敎明於南國。言明邦也。王莽大誥以降戾爲降定。蓋古訓也。詩桑柔云。民之

末戾職盜爲寇毛傳云戾定也鄭近詩正月毛傳義也蔡傳以十人爲武王十亂以越爲及以爾時爲爾於是時謂此以今昔互言繇蔡言之於經病添文也經無言昔武王者也又蔡以降戾爲降禍其於言天命不易者義不貫也詩文王云駿命不易今不以言此經者征伐之際以天命難保言之非所以靖人心也異乎詩之戒君者也詩韓奕云朕命不易以君命原於天命也故不可改焉僞傳云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非也詩鴟鴞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蓋懼武庚伐于其室也二子者管蔡也詩不言二子毀我室者諱之也今大誥諱三叔焉猶詩義也故惟曰喪殷云爾穪王彝大

誥作嗇蓋古通也說文云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其義
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蔡傳於此分節焉則此經言矧者
其文其義皆未竟矣既曰爾時罔敢易法矧況而深之則
曰予害敢不終朕畝蓋言之相竟者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僭子念反
亦者顧上文天休于寧王而言也非極卜而可從者鴻範
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于從者謂於從不於違也
率循也猶詩言率土也指者猶易言各指其所之也武庚
東畔則前人疆土將不得循其所指矣凡師能左右之曰
以僭差也言天亦惟休美於前克殷之寧人予今伐武庚

何其極三龜之卜。雖小吉非極。敢弗於從卜。循寧人克殷有所指之疆土乎。況今卜三龜并吉。是極卜也。是敢於從而不敢於違也。故朕大以爾邦君御事。指疆土而東征。蓋天命不差。卜之陳辭。惟若此矣。此顧上文害不違卜而申結之。○謹案破斧之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蓋周公奉成王大誥之命而征四國也。當是時。三叔流言。多邦肆伐。而專征者周公也。是成王授周公以天下之兵而不疑也。夫成王者。孺子王也。年十有三爾。何其明哉。卜有大艱。天命先告焉。未事之所以明也。十人迪哲。二公當在焉。臨事之所以明也。其不疑蓋有繇也。故成王之所謂格知者。格知之大也。至於能察奸謀。而定天下之大艱也。豈類小智

不明者之所謂格知乎。金縢曰。王亦未敢誚公。稱其明也。謂其未感風雷而已然也。彼庶邦君及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爲言。所謂我國有疵也。彼執親親之道。則疑於征三叔爾。彼亦不疑周公也。況成王乎。鄭氏謂成王疑周公者。其未察乎。以大誥爲周公稱王。則大誥皆周公之言也。非成王之明也。豈不誣哉。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此言作大誥以周公相成王故也。非謂周公作大誥也。蓋與序言周公作無逸者不同。然周公旣專征矣。而大誥稱王命。不斥言周公者。何也。所以尊王命而如公意也。尊王命。則君臣之公義。不得奪於兄弟之私恩。如公意。則東征者周公所不忍言也。然周公旣專

征矣。而大誥稱成王之言曰。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又曰。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又曰。若昔朕其逝。此其辭以爲成王親征者。何也。且成王若親征矣。而大誥稱成王之言曰。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又曰。肆朕誕以爾東征。此其辭以爲成王親征。可也。以爲命將專征。亦可也。則又何也。此皆兵事之權宜也。夫兵者國之大事也。古之天子諸侯。無不幼而習兵者。大夫士皆然。左傳稱王孫滿尚幼。觀秦師而知其敗。則幼習之矣。故其君之幼也。雖命將專征。未嘗不因時視師也。此非以幼君履危也。將師行而往視焉。將師勝而往視焉。非履危也。其幼而習兵也。春秋。魯襄公年十二。而會諸侯伐鄭。其師行而襄公往

覲與伐鄭之役方會諸侯蓋師行也今伐武庚其師勝而成王往覲與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言來則有往矣金縢於東征二年之秋則曰王出郊此成王之往也年十有五爾親迎周公遂以覲師蹤奄也當是時四國已平其三而奄且將平矣蓋師勝也兵事無常王之往覲師亦無常故大誥之辭權宜皆通之辭也而古之兵事於是乎習之素矣而古之文告於是乎辭之達矣若夫周官大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春秋之戰猶尙卜也而違卜者權焉大誥始終以卜言之蔡氏謂其懇惻不已以通天下之志是也後世君子有能通天下之志者則以當時天下之志因而通之雖不言卜亦猶古人言卜之意也夫差初牙反大卜之大

音泰扶

音夫

述曰。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蔡傳以與上文終朕畝者屬焉。則與下文言率寧人者反不屬矣。非也。蔡傳云。我何敢盡用卜。又云。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幷吉乎。蘇蔡言之卜。不吉。既可違矣。卜吉。則亦可違歟。非尙卜之義也。詩北山云。率土之濱。毛傳云。率。循也。指王莽大誥作旨蓋古通也。易繫辭傳云。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謂辭旨也。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以一句讀也。其曰于從者可微讀之爾。僞傳讀曰。敢弗于從。則下文言矧者。義不貫也。朱子謂大誥句甚長。今人都碎讀者。蓋若斯也。于從不以爲往從者。成王從卜。無待往從也。說文云。旨美也。或以爲有美疆

土。於義未融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僖二十六年左傳文。白虎通云。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此以大誥爲周公之言。非也。孟子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今以爲誅弟。亦非也。詩抑毛傳云。僭。差也。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叛與畔通。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非幼而習兵者。不能言也。易彖云。履虎尾。言履危之象也。春秋襄公九年。公會諸侯伐鄭。左傳言其未冠焉。詳金縢疏。說文云。貞。卜問也。詳洛誥疏。易同人彖傳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彖云。利涉大川。此與大誥言求朕攸濟者符也。蓋經術行焉。朱子嘗疑大

誥繆而不切矣。綠今攷之。其疑有可釋者歟。而或疑十夫十人與十亂之異同也。夫武王有亂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則必不可以十夫爲十亂也。然十亂不有大公召公乎。經云。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今。於金縢篇中。旣謂二公在內。其必爲十夫翼矣。是二公當在十夫列也。而謂十夫即十人。將同於十亂邪。是不然也。二公元老。在武王時列十亂之十人。在成王時列十夫之十人。其同而異者乎。而或又疑大誥爲周公作也。則未察乎書序之例也。無逸序云。周公作無逸。今大誥無其文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夫堯典及堯之殂落者也。今可謂堯作堯典乎。謂史以是而作堯典

爾。大誥亦其例也。史記從書序者也。故記乎史作大誥者。與序義同。

尙書集注述疏卷十四終

門弟子苡琹於讀書堂